



天气预报一直在说将有雨夹雪或小雪，原本想着早上起床就能看到树上、房子上全白了的雪景，但开门看到的总是灰蒙蒙的天，没有一点下雪的迹象。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雪说下就下，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几天。那时候，听天气预报的渠道是收音机，还有村里老年人的预测，收音机几天也不听一次，倒是老年人的预报是经常听到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有经验的，在大街上的饭场子中间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说该下雪了，村民就相信要下雪了，小孩子则坚定地认为要下雪了。

冬天，天寒地冻，雪，悄无声息地下。农村人落黑就睡，天亮的时候才发现瑞雪普降，万物银装素裹。小孩子一般是不愿早起的，但一听到大人说声“下雪了”，总能从床上一蹦下来，光着屁股跑到门口看一眼雪景，抓一把雪填在嘴里。孩子们宁愿冻着也要看看雪、尝尝雪的味道。这样肯定会遭到

大人们的呵斥，小孩子也迅速回屋穿衣服，然后出门打扫院子里的雪。扫雪是下雪后的第一件事，小孩子们热情高涨地加入大人的扫雪队伍，院子、大门口、胡同里凡是出门走路的地方都要扫。院子里的雪要拉到村外。拉雪是很热闹的，架子车里装满雪，大人拉，小孩推，能拉多少就装多少，谁家院子里的雪先清理完毕，谁家就是勤快人家。

自家院子里的雪还没清理完，小孩子们就已经按捺不住堆雪人、打雪仗的激情，拿着铁锹等工具，三五成群地跑到开阔地带堆雪人去了。农村孩子没什么审美情结，堆出来的雪人总是比较敦实，像大憨粗的，再在雪人的头上放一顶破草帽就是相当完美的艺术品。仅仅堆雪人是玩不过瘾的，十几个小孩分成两班打雪仗才叫一个爽！打雪仗之前还要盟誓，找一块干净的雪地，用手指在洁白的雪上歪歪扭扭地写出“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然后，两班小孩就把雪团成雪蛋

子奋力朝对方砸去。一场雪仗结束，所有参战的小孩都是湿漉漉的，小手冻得像胡萝卜。尽管如此，心情还是非常兴奋的，于是纷纷掏出小鸡鸡，一字排开，使出吃奶的劲儿向雪地里尿，看谁尿得高且尿得远，获胜者同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豪感。

打雪仗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意外收获。小孩子在雪地里追逐奔跑，不经意间就能发现野兔或田鼠的足迹，顺着这些足迹指不定就能抓到兔子或田鼠。那时候，也不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旦发现小动物的足迹，定要追到山穷水尽。现在想想，那些小动物也挺不容易的，下雪后不但没东西吃，受冷受冻，还要遭受小孩子的骚扰，甚至丢掉身家性命。

岁月在静静地燃烧，农村的苦乐生活也渐渐远去，留下的是记忆深处的童年，那雪、那景、那人都历历在目，工作之余，很想回家看看雪景！

下雪

■丁志阳

娘，我的伟大母亲 (外一首)

■马奔

母亲
没有学问
不会说话
甚至不会做梦
更不会经营人生

母亲
不曾出过远门
没见过世面
不知道外面的
南北西东

母亲
不懂音乐
不会歌唱
不会弹奏
曼妙的鼓乐琴声

可母亲
会在油灯下
轻纺慢捻
穿梭引线
织出世间的泾渭分明

可母亲
会在严冬里
播下春天
在风雨中
育出人生的绚丽彩虹

可母亲
会在岁月里
列出
柴米的排列组合
解开锅碗的谜面方程

啊！母亲
儿是您一生的作品
虽然您远在另一世界
儿愿凿开时空
让您继续泼彩
描绘永恒

故乡，我的红月亮

故乡，我的红月亮
你就住在小村旁
你那纤纤的玉手
把我从襁褓中摇醒
教我咿呀说话
扶我蹒跚学步
牵我走进菁菁学堂

故乡，我的红月亮
你就泊在村口的池塘
你那皎洁的银辉
伴我割草放牛
映我犁田打场
听我诉说心雨
温润我的梦想

故乡，我的红月亮
你就跟在我的身旁
你那慈祥的容颜
催我走向远方
励我尝试甘苦
抚慰我的忧伤

故乡，我的红月亮
你永远住在我心上
一头系着炊烟
一头系着曙光
一头牵着思念
一头牵着希望……

北国的秋

■杨亚爽



秋的乐章，已到了尾声。

在季节的转角处做最后的凝眸，淡淡的留恋，浅浅的不舍，轻轻滑过。

该如何留住最后一抹秋阳？尽管它已不再浓艳若火红的枫叶；该如何留住最后一缕长风？尽管它已不再高爽如秋空的流云；该如何留住最后一枚落叶？尽管它已不再新鲜如清晨的露珠；该如何留住最后一潭秋水？尽管它已经不再饱满如大地丰腴的肌肤……

阳光渐渐淡了，风渐渐寒了，叶渐渐枯了，水渐渐瘦了……四季的画廊里，这是最

后一幅水彩。在每一页时光的行迹中寻找一串斑驳的脚印，在每一幅自然执笔的画卷中寻找季节的踪影。

春在江南。春天的江南是旖旎的，千娇百媚，让人忍不住要怜惜。掬一捧春水，携一缕春光，暖暖地放在心上，疼惜着。而秋，是在北国的！万里长风，浩荡而行；无边落木，萧萧而下。北国的秋是萧壮的。让人忍不住想要化为一枚秋叶，随风流浪。

北国的秋是苍凉的。苍凉得让人觉得天地都要荒老了，眼前的画面越来越高远，越来越寥廓，而人在慢慢变小，慢慢缩成一个

可怜兮兮的秋虫，只想躲在一隅静静等待，等待秋去春回。

北国的秋，旷远空寂，仿佛远翔归来的雁，蓝天下，抖落一身丰厚的经历，历练了坚强而骄傲的翅膀。只有无垠的蓝天，才配做它唯一的背景。

北国的秋，又是寂寥的。秋风吹响了离歌，每一个音符都是惆怅的，寂寞的。晚秋，暮色，是双重的寂寥。西风古道上，疲惫的旅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唱出的断肠曲。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是谁把“愁”字拆两半，寥落成心上秋？梧桐深院锁清秋，离愁岂能剪得断？冷落清秋节，谁在千里烟波外，描绘晓风残月？秋水共长天一色，浩渺的水波中，哪一片涟漪是你曾经守候的风景？荻花轻扬，白露为霜，瑟瑟秋风中谁在浔阳江头送客？

北国的秋固然是惆怅的，寂寥的，苍凉的，却也是大自然书写的最诗意的华章，最易撩动人细微敏感的神经。你看，秋章的细节里，字字都是妙手随心抖落的佳句，句句都有夺人心魄的美，笔笔都是千年不老的诗魂。

秋季斑斓的画册已一页页翻过，这最后一幅，色彩与线条已经开始模糊。是风，一遍一遍吹响了季节的号角，催促着日月轮回的脚步。很快，大自然又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冬眠。休养生息，贮蓄积淀，等待下一个绯红的春天跃足而来。之后，是绚烂的夏，辉煌的秋——秋还会再来的。

四季轮回，寒暑更替。坦然面对枯荣，静观世态沉浮，该是多么豁达的心境！秋来秋去，自然赐给了我们生活的智慧。